

谁是李世民

SHUISHI
LISHIMIN

盛世唐朝

之

深水城◎著

下

艳骨留香 风凉委地 隋唐传奇 乱世悲歌
盛世明君的爱情悲剧 千古传唱的英雄赞歌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

谁是李世民

SHUISHI
LISHIMIN

盛世唐朝

之



深水城◎著
艳骨留香 风流委地 隋唐传奇 乱世悲歌
盛世明君的爱情悲剧 千古传唱的英雄赞歌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谁是李世民 (下) /深水城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7. 10

ISBN 978-7-5366-9076-9

I. 谁… II. 深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140945号

谁是李世民 (下)

SHUI SHI LISHIMIN(XIA)

深水城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策 划: 光 南 庄少兰

责任编辑: 温远才 代媛媛

责任校对: 吴向阳

装帧设计: 800圆·桃子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广州伟龙印刷制版有限公司制版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×1092 1/16 印张: 18.125 字数: 315千字 插页: 2

2007年10月第1版 2007年10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22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809955转8005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谁是李世民

下

他已经赢得了天下

他的臣子

为他殚心竭力

他的敌人

心甘情愿对他誓死效忠

她恋上了这个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王者

她只能用最纯洁无邪的眼眸

来记取他血腥的征服





第五十四章

“李世民？！他……”秦琼先是愣了一下，而后回头望了我一眼，这才又问道，“他们是领大队人马前来，还是只率轻骑？”

兵士答道：“回将军，那秦王只率十余轻骑往北邙山来。”

“只率十余轻骑往北邙山来？”众人听后都有些纳闷，这李世民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？

“前几日曾有战报传来，说那秦王李世民领兵十万，前往洛阳攻打王世充，唐军屯兵于睢水以北，”徐茂公捻须道，“两军交战数日，唐军神勇，将王世充杀得大败。王世充逃入洛阳后便紧锁城门，闭门不出。秦王率兵一路追赶，直抵洛阳，在城外安营扎寨。”

“秦王在洛阳城外安营扎寨？”王伯当稍稍思索后问道，“洛阳城离金墉不远，莫非他是想来刺探金墉的军情？”

“我看不是。”秦琼摇头，“秦王当前正全力与王世充交战，倘若分心来攻打金墉城，唐军便会应接不暇、腹背受敌。他不会做如此愚蠢的事。”

“嗯，叔宝说得有理，想来那秦王是另有打算了。”徐茂公也道，“莫非这是唐兵的诱敌之计？”

“依我看也不是。”门外忽然传来低沉的男声，众人抬头一看，一个身穿玄色长袍的男子正迈步走进来。

“玄成？！”众人又惊又喜，连忙上前与那人寒暄，“你不是去了开州么？几时回来的？”

玄成？这名字怎么听着有些耳熟？我蹙眉细想，突然脑中灵光一闪，魏玄成，魏玄成……他不就是那个敢于犯龙颜直谏的魏徵么？原来他去了开州。难怪我来金墉这么久了，却始终没见过他。

众人寒暄过后，王伯当先问道：“玄成，你对此事有何看法？”





魏徵沉吟了一下，这才说道：“北邙山在洛阳城北郊，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为军事要塞。想来秦王只是来此查看地形，并无与我们交战之心。”

“这……”众人听后一阵沉默。

秦琼见众人脸色凝重，便笑道：“呵呵，各位莫惊。或许那秦王只是见北邙山风景宜人，前来游玩而已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众人听后皆忍俊不禁。

我在旁一言不发，心底却是一惊。我是因为读多了有关隋唐的史实资料与小说，所以才清楚地知道当下的形势。在场的众人却是真的厉害，他们所猜的虽不中，亦不远矣，已然识穿了李世民此行的真正目的。李世民确实是来此游玩，因为追射白鹿才会误入金墉，遭此一劫。

“那，此刻该如何是好？”我明知故问。

“暂且按兵不动，静观其变。”徐茂公似是想起了什么，又吩咐那兵士，“先不要去向主公禀报此事。”

“啊？”那兵士一愣，“军师，怕是来不及了。我们哨兵分为两路，一路来报将军，一路已去报了主公。”

“不好！主公若听到这消息，恐怕会立即发兵去拿秦王。”王伯当霍地站起身来，“我这就去劝解主公，痛陈利害，希望他莫要出兵。”说罢，他转身大步朝外走去。

我看着王伯当离去的背影，心中倍感无奈。形势如此，恐怕不是人力所能扭转的，此时我也只能保持沉默，不敢妄言一句。

“倘若此时秦王被擒，那唐王李渊又怎会与我们善罢甘休？他必定举大军来犯金墉。”魏徵望了望众人，起身说道，“而窦建德只兵退五十里，仍对我们虎视眈眈。到时唐军来袭，腹背受敌的恐怕就是我们了。”

“嗯，我们此时若与唐军交恶，正巧解了王世充的燃眉之急，而我们无疑是引火上身，自顾不暇。”秦琼皱眉苦想，“不，不能让主公擒住秦王，主公若见他，恐怕会生出杀机，到时一发不可收拾，结果很可能是玉石俱焚。”

“那还等什么？！走！”罗成一直在旁默不作声，这时却猛地起身，提了兵器便要往外走。

“表弟，你这是要去哪里？”秦琼一愣，忙伸手拉住他。

罗成答道：“去救那秦王啊！”

“这事要从长计议，急不得。”秦琼劝道。





“急不得？若李密抓了秦王，你们再设计搭救，未免太迟了。”罗成说道，“不如在此时暗中相助，岂不是事半功倍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罗将军说得有理。”徐茂公附和道，“叔宝，你们立即赶去，务必要抢在主公之前将秦王救离险境。”

“人多了未免引人注目，去的人越少越好。表弟，你就不要去了。”秦琼伸臂拦住罗成，自己则大步向外走去，“你留在这守着那勇安公主，可别让她做出什么傻事来。”

罗成一愣，留在了原地，倒也没有执意要跟去。

“秦大哥，我和你一起去！”我心念一动，一路小跑追上秦琼。

秦琼难得严厉起来：“明，你回去！”

“我不回去。”我也固执地说道，“我知道你不让我们跟去，是怕万一事情败露，会拖累大家。但是，我以前就对你说过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都愿意与你一同进退。”

“明……”秦琼眸光一亮，而后又黯了下去，“明，你如此做，究竟是为了我，还是为了……”

“叔宝，明！”王伯当急急地从前方赶来，打断了秦琼的话，“我去迟了，主公已派咬金领一队人马出城去拿秦王了。”

我与秦琼对望了一眼，再不敢耽搁，立即朝城外赶去。

北邙山以坟山著称，自东汉以来，王侯公卿多葬于此。站在山间朝外望去，可以看见洛阳城和金墉城，但见周围群峦起伏，山川秀美，城郭巍峨，宫殿宏丽；而向内看去，却是另一番光景，坟墓鳞次栉比，阴气逼人，令人不寒而栗。

今天长眠邙山的人，不正是昨天在那殿堂中寻欢作乐的人？如今天在殿堂中寻欢作乐的人，明天不也正是长眠邙山的人么？生生死死无穷无尽，年年代代持续不断……

“明，怕么？”秦琼走在前头，见我半天不语，就转头问了句。

“不怕。”我是真的不怕，我原本就不信什么鬼神，从前深夜一人在家看《午夜凶铃》、《咒怨》等恐怖片也一点不觉得害怕。而此前有秦琼探路，后有王伯当压阵，就算真有妖魔鬼怪出没，也犯不到我，“想从前多少君王，坐镇中华，拥百万之师，何等威风，最终却也只是化作白骨一堆，孤坟一座。如今各路人马为





了得到这天下，无不争得头破血流，日后死了亦不过如此而已。”

“唉……”秦琼和王伯当听后都没有回答我，只是各自叹息着。

阵阵寒风阴森森地吹来，撩动着萧条的草木枝叶，周围仿佛有无数冷冰冰的目光在盯着我们……

我正胡思乱想着，前方忽然传来一阵喊杀声。

我赶快快跑几步，躲在一棵树后窥视着。

只见程咬金领着数十个瓦岗兵士围成一圈，将几名男子困在中间，双方已厮杀成一团。

我定睛看去，包围圈中有一名身穿白色长袍的男子，他身上似乎带有一个记号，只属于我的那个记号，那熟悉的身影让我在瞬间便认出他来。是怎样的一种力量在牵引着两个人，即使相隔千里，却依然能在浩渺的时空中相遇。

世民……我呆望着他，心中深藏已久的感情顷刻间就被他唤醒过来……

“明，怎么了？”秦琼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。

“没，没什么……”我慌忙答道。

李世民虽然身处险境，但仍是一副镇定从容的模样。目前看来双方似乎势均力敌，但我知道，他已然身处下风。于是我赶紧收敛了心神，轻声问道：“我们现在要怎么办呢？”

“碍于立场和身份，我们不能现身去救他。”王伯当想了想，晃了晃手里的弓，“用弓箭吧，如此一来，不需现身也能出手相助。”

“好主意！”我一喜，取下背上的弓就想引弓射箭。

“且慢！”秦琼出声阻止。

“嗯？”我不解地回头看他。

“我们必须绕到后方去。”秦琼解释道，“我们是从金墉过来的，所以箭射出的方向让人一看便知是自己人所为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”我随即起身向前跑去。

很快就来到与金墉城方向相反的一条小路上，我搭弓放箭，射中一名瓦岗士兵的脚踝。

王伯当也赶到了，他连发两箭，也射倒了两个。

如铁桶一般的包围圈随即有了破绽，李世民抓住机会，飞身上马，眼看着就要杀出重围了，他忽然掉转马头，又冲了回去。

“文静！”李世民弯下身，从马上向刘文静伸出手，将他拽上马去。





我顿时恍然大悟，原来他是回去救刘文静的。

“李世民，休想走得！”程咬金趁机举斧劈下。

李世民持剑挡开，一拨马头想走，程咬金却紧追不舍，一斧紧接着一斧猛劈过去。

由于顾及到身后的刘文静，李世民招架起来十分吃力，一时之间险象环生。

我有些急了，立即搭弓使出连珠箭，连续放出五箭，将程咬金逼退数步。

由于用力过度，只听“嘣”的一声，弓弦居然绷断了，强大的后推力将我狠狠地弹了出去。

松弦是射箭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，那简单的一松一扯的动作，将起到缓冲和抵消冲力的作用，而方才我情急之下施展连珠箭，居然犯了这个低级的错误，忘了调匀真气，控制力道，于是就被自己使出的力气反震了出去。

我的右肩重重地撞上树干，传来一阵剧痛，想来伤得不轻，可此时我也顾不上了，抬眼看去，李世民已策马冲出了重围。但他忽然勒住马，抬头朝我这个方向望来。

难道他发现了？！我先是一惊，随后便冷静下来。我们隔得那么远，中间又有草木遮挡，他不可能看得见我。

“不要让李世民跑了！”瓦岗的兵士叫嚣着又冲了上去，李世民再不迟疑，策马狂奔而去。他的坐骑是少有的宝马，只一会儿，就将瓦岗的人马远远抛在了后头，跑得无影无踪。

“明，明，你伤了么？！”秦琼急切地冲上前问道。

“我没事……”我费力地朝他挤出一个笑容。

“是哪个蠢种草包躲在背后暗算我？！”这时程咬金也发现有人放箭相助李世民，在四处搜索着。

“快走，若被咬金发现，我们就百口莫辩了！”秦琼也不再多话，弯腰将我打横抱起，招呼王伯当断后，三人迅速离开此地。

回到金墉城，我便一个人躲在屋里检查伤势。右肩受了伤，右手根本就动不了，仅靠左手，想褪下袍子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

“呼……”右肩传来的阵阵痛楚让我冷汗涔涔，手脚不停地发抖。我只能慢慢地深呼吸以缓解痛楚。

“明，你在里面么？”门外忽然传来秦琼的声音。





“啊，秦大哥，我，我在！”我吃了一惊，手忙脚乱地把褪了一半的长袍拉好，“但是，等，等一下……啊……”我猛地站起身，才刚走了两步就踩到袍角，重重地摔在地上。

“明！”秦琼立刻推开房门闯了进来，将我从地上扶起，“你没事吧？”

“我……我没事……”我虚弱地应了声，倚在他怀里，忽然想起自己还衣衫不整，又挣扎着想推开他，“秦大哥，你先出去好么？”

“唉……”秦琼没有放开我，反而将我搂得更紧了，“明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想对我隐瞒么？”

“我，我隐瞒了什么？”我有些慌乱，左手紧抓着衣襟，低着头不敢看他。

“我虽然愚钝，但男女还是分得清的。”秦琼低头看着我，“明，我早已知道你是女儿身。”

“我……”我彻底慌了，一扭身子，想挣脱他的怀抱，不料却扯到了肩膀的伤，顿时痛得倒抽一口凉气，“痛……”

“明，听话，别再乱动了。”秦琼小心地避开我的右肩，将我抱起放在长椅上，“让我看看你的伤好么？”

“我……”我仍是低着头紧抓着衣领不放。

“明，”秦琼轻托起我的下颌，“你连秦大哥都信不过么？”

“不，不是……”我怔怔地与他对视着，看到他的眼眸中满是焦虑与关怀，心中一软，不由自主便答应了，“好……”

伤在肩膀后面，我自己又看不到，除了找人来帮我，确实也没有其他办法了。而且我又不是古代的女人，被男人看了一小片肌肤就呼天抢地、寻死觅活的。

我转过身去背对着秦琼，咬了咬唇，慢慢解开腰带，将长袍朝下稍稍褪了点，只露出右肩。

过了一会儿，秦琼才轻声说道：“幸亏伤得不重，只是有些红肿。把淤血推散了，过几天应该就会好了。”

他靠得很近，说话时的热气呼在我的耳后，男性的气息灼烫着我整个身子，我不禁微微颤抖了一下。

“明，很疼么？”秦琼关切地问道。

“不会。”我摇头。

秦琼柔声道：“我现在替你推散淤血，可能有些痛，你忍一下。”

“嗯……”我默默地点头。他的大手随后触到了我赤裸的右肩上，我感觉到了



他手中的厚茧，也感受到了他掌心的温暖。

他的手温柔地摩挲着我的肌肤，给我一种安心的感觉。

秦琼长叹一声：“你总是这样，做事不顾后果。你是女孩啊，万一身上留下疤痕，那该如何是好？”

药酒的味道弥漫在房间里，我听着他半是责备、半是痛心的话语，感受着他轻柔的推拿力道，仿佛又回到和他一起在齐州当捕快的那段无忧无虑的日子。

“秦大哥，谢谢你总是这样照顾我。”

“唉……感激的话，我不想再听……”秦琼又叹了一声，“明，两次了，你为了他，已两次受伤了！告诉我，你离开的这些日子，是和他在一起么？”

“我……”我当然知道秦琼所说的那个“他”是谁，但又不知道该如何回答，只能抿着嘴，选择逃避。

秦琼也没再追问。又过了一会儿，他淡淡开口说道：“好了。”

“哦……”我一边低下头艰难地绑着腰带，一边费力地想将衣领拉上来。

秦琼忽然伸出手从后面圈住我的腰，他的手正搭在我的手上。

“嗯？怎么了？”我一愣，稍稍侧过头去看他，他也正低下头看着我。

“明……”他的头垂得很低，眼神温柔而清澈。他的唇只要再往下一些，就可以碰到我裸露的右肩。





第五十五章

“秦……秦大哥……”我有些无措地看着秦琼。此刻我整个人都陷在他的怀中，两人无意间形成了一个无比暧昧的姿势。

秦琼的左手搂着我的腰，右手则扶着我的肩。他的头垂得很低，口中呼出的热气扫过我裸露的肩，使我不由自主地发抖。

靠在那堵有着淡淡汗水和尘土味的熟悉胸膛上，我忽然意识到秦琼是个男人，而自己是女人。不知怎地，我有些害怕他灼热的目光，只觉得脸颊微微发烫，手心慢慢渗出了细汗：“秦，秦大哥，你，你放开我……”

“你肩膀伤了，不好穿衣服，我帮你。”秦琼怔了下，右手随即将我的衣领拉好，而后又绕到我的身前，灵巧地为我绑好腰带、整好长袍，“明，屡屡见你受伤，而我却束手无策，我……唉，罢了，往后不可再这样鲁莽，知道么？”

“嗯，我知道了。”我僵硬地扯了扯嘴角，露出一个笑容。

秦琼直起身，伸手拨开我垂在额前的几缕乱发，轻声问道：“你没吃晚饭吧？饿了么？想吃些什么？”

“我不饿，什么也不想吃……”我的心绪渐渐平静下来。

“倘若你一会儿饿了，便大声叫我，我就在隔壁的房间。”秦琼揉了揉我的头发，“夜深了，早些睡吧。”

“嗯。”我点点头。

“那我走了。”秦琼说完，转身大步出了门，还不忘回身将门关好。

“唉……”我长叹一声，仍心有余悸，刚才他那异样的眼神和环绕着我的那双臂膀确实让我有些恐惧，他从未那样对我……不，或许他一直都拿那样的眼神看我，只是我没有发觉罢了。

不，我不能再胡思乱想了！他对我只有兄妹情，他只是我的大哥！

我站起身走到榻前，随意一瞥，发现秦琼居然没有离开，他仍站在门外，浅



浅的身影长长地映在门窗上，良久都没有消失。

“秦大哥……唉……”我躺在榻上，翻来覆去，一夜难眠。

第二天我睡到日上三竿才起来，伸了个懒腰，走到窗前，猛地推开窗户。耀眼灿烂的阳光洒在我身上，仿佛也照进了我心里，很温暖、很舒服，我的心情也随之大好。

我索性搬了个凳子坐在院中，恣意地享受着初冬的阳光。秦琼一大早就出门了，想必是去为我们昨天搭救李世民之事加以掩饰。他和王伯当一定能将这事做得天衣无缝，神不知鬼不觉。

“公子，你起来了？”红儿捧着个托盘踏进院来，“你一定饿了吧？来吃点东西吧。”

“嗯，好。”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什么都没吃，还真的有些饿了。我接过红儿递来的筷子和碗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

“嗯，这是什么粥？很清淡，很好吃呢！”我吃了几口，忍不住开口称赞。

“是桂圆粟米粥。”红儿笑着回答，“这是秦将军一早特地嘱咐我为你做的。”

“秦大哥，他嘱咐你的？”我一愣，放下手中的碗筷。

“是啊。秦将军说你从昨晚开始就没吃东西，一定很饿了，但是又不能一下吃得太多、太油腻。”红儿见我碗里已经空了，便又为我添满，“所以他就吩咐我做了这桂圆粟米粥。他说这粥性味甘温，能补益心脾，养血安神，又不甜腻。”

秦琼如此体贴地对我，有时我真不知道是该喜还是该忧。我低头又吃了一口粥，只觉得唇齿留香，美味可口。

“明，你今日气色很好。”罗成不知何时也踏进院来，看了看我，又望了望天，“怎么这个时辰还在吃早饭？”

“昨晚睡得太迟了。”我随意地应道，“罗大哥找我有事？”

“这……”罗成似乎有些难以启齿。

我立时会意，就冲红儿说道：“红儿，我吃好了，你把东西收下去吧。”

等红儿退了下去，我开门见山地问道：“罗大哥，你愁眉不展的，可是为了那窦线娘的事？”

罗成也不隐瞒，轻声叹道：“昨日我数次去见她，次次都吃了闭门羹……”

“唉……儿女情长，英雄气短呀。”我摇了摇头，看这罗成平日一脸冷酷，见了谁都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，如今撞在这爱情的枪口上，还不是一样阵亡了。





“儿女情长……”罗成摆了摆手，“不，我根本不想要这样的情感。”

“这个时候你还死撑什么呀！”我翻了翻白眼，“男欢女爱又不是什么罪过，无情未必真豪杰，喜欢她就大胆地告诉她呀！”

“无情未必真豪杰……”罗成听后怔了怔，“也许你说得对，我是该去和她说明白。但，如今她根本不想见我……”

我很老到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嘿嘿，兄弟，泡妞也像上阵打仗，光是硬来可不行，还要讲究战略战术。”

“泡妞？”罗成挑了挑眉。

“泡妞就是……哎呀，这个你就别管了！”我转口问道，“可是，罗大哥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那窦线娘不喜欢你，那你又该怎么办？”

罗成自信地一笑：“那也无妨，我仍心甘情愿，而且，我一定会让她爱上我！”

“好！就冲这句话，我帮你！”我豪气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，“我一定帮你想办法，保证窦线娘肯见你，而且也能让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。”

“真的么？”一个粗犷的声音传来，我和罗成都愣了一下，抬眼望去，程咬金正从院外走进来。

“啊？”我一下子糊涂了，“咬金大哥你问的是？”

程咬金也在我身边坐下：“你真有办法能让有情人终成眷属？”

“哦，没错，我是这样说的。”我仍是不解，“但是这和你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这个嘛……”程咬金难得扭捏起来。

“哈哈……”罗成忽然大笑起来，“我知道了，咬金是为了那翠云小姐。”

“翠云小姐？”我猛地想起，裴翠云是程咬金的妻子，她也是裴元庆的姐姐，“莫非咬金大哥钟情翠云小姐？”

“嗯，我想娶她为妻，但她总是对我不理不睬，冷若冰霜……”程咬金老实地答道。

“哎呀，两位大哥今日来找我，真是找对人了。”我故作高深地说道，“单追单，隔层山，一个人追女孩最艰难。一棵树三根桩，一个好汉三个帮。追女孩，单枪匹马可不行，要有计划、有策略、有板有眼、有纹有路，这方面我是专家……”

我可不是自吹自擂，以前在学校时，身边有很多男性朋友追女生，可都是我牵线搭桥、出谋划策的，最终他们都是成双成对，大团圆结局。如果将来瓦岗的人都投奔了李世民，我就去当个媒婆，替人做托媒牵线的事，好歹也能混口饭吃，不至于饿死，说不定还能在古代开间婚姻介绍所呢。



程咬金显然是被我的三寸不烂之舌说动了：“哦？那你有何办法？赶紧说来听听。”

“女孩呢，最注重的不是你的权势，也不是你的财富，而是你的诚意。”我完全是一副恋爱专家的口吻，“所以呢，一定要有耐性，用你的诚意打动她。”

“需要费这么大工夫么？”程咬金不以为然，“我结交天下豪杰都没这么费劲，何况是个女人。俗话说得好，女人如衣衫，兄弟如手足……”

“夫为天，妻为地，莫非还要我低声下气地去求她么？”罗成也哼了声，“恕我办不到！”

听他们这样一说，我心头顿时起了无名之火。我最反感的就是古代男人那副瞧不起女人的嘴脸，男人讲义气是好事，但绝不能因此就贬低了女人的地位。我不由得冷笑了一声：“女人如衣衫，兄弟如手足？这样说来兄弟还不如女人呢！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罗成疑惑地问道。

“我经常在路上看见缺胳膊断腿的男人，却从来没看见赤身裸体的男人在外面走动。”我弹了弹手指，“如此说来，男人没了手足，依然能在外头行走，没了衣服，恐怕他们就寸步难行了。”

“哈哈哈……”罗成和程咬金先是一愣，而后一起大笑起来。

“明，你果然伶牙俐齿，我算是服了你了。”程咬金重重地揽过我的肩，“我是真心喜欢翠云，就请老弟你帮我出个主意，好让我能抱得美人归。”

“两位大哥听小弟我慢慢道来……你们都知道三十六计吧？”见他们二人凝神在听，我得意地笑了起来，而后滔滔不绝道，“追女孩一样有三十六计，一计不成，再施一计。这追女三十六计第一计就是死缠烂打，要知道，烈女怕缠郎……”

“给我出去！我不想见你！”

我才刚走到门口，屋里就传来窦线娘的咆哮声，而后一个茶壶就砸了过来。我敏捷地一闪，那茶壶刷地从我身边飞过，掉在地上摔得粉碎。

“好险……”我拍了拍胸口，蹑手蹑脚地走进房中，“公主……”

“你……”窦线娘回头望见我，反倒愣了一下，“你是何人？”

我边打量着窦线娘边笑道：“公主见来的不是罗成，是否有些失望呢？”

那日在阵前我看得不是很清楚，如今面对面地看仔细了，就更觉得她美了。她的身材均匀而修长，浑身上下散发出一种冷傲的气质，大气中带着雍容，刚柔兼蓄，美得恰到好处。





“谁来都一样！”窦线娘愤愤地别过头去，“你们究竟要囚禁我多久？”

“只要公主肯答应做罗成的妻子，立刻就能获得自由。”我在窦线娘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。

“你，你说什么？！”窦线娘立时愣住了。

“当下的局势想必公主是清楚的。”我曲起手指，轻敲着桌面，“如今你父王已兵退五十里，但仍不肯班师回朝，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你。倘若我们将你放走，便可平息这场战争，但是，我们不能放你。”

“这又是为何？”窦线娘不解，“留着我，对你们并无半点好处。”

“是，留着你，确实对我们没有半点好处。很多人都提议将你放走，卖了窦建德这个人情。”我低头用手指在桌面上轻画着，“但是，罗成却极力反对放你走。他说，倘若此次让你走，此生恐怕再也见不到你了。”

“他……他真这样说？”窦线娘问道。

我点头：“是的，他不顾众人的反对，一意孤行，一定要将你留下。如今瓦岗许多人都对他心生不满，他的处境十分尴尬。”

“他，他真是傻呀……”

“他不是傻，他是痴。”我叹了口气，“公主，你冰雪聪明，罗成是什么样的人、他对你如何、他的情意，你应该再清楚不过，何必要如此执著，相互折磨呢？”

窦线娘也叹了口气：“我不是不明白他的心意，只是我不能对不起父王啊。”

“你确定你拒绝他是为了你的父王？”我步步进逼，“而不是因为其他原因？”

“还能有什么其他原因……”窦线娘被我这么一问，反倒慌了起来。

“倘若你是为了你的父王，那就更应该嫁给罗成。”我也不含糊，“如今双方正僵持不下，联姻无疑是最好的办法，两军立即就能化干戈为玉帛了。如此一来，你父王非但不会怪你，反而会很赞同你此次的决定。”

“你……”窦线娘顿了顿，“其实这不是我最担心的……”

“莫非你不喜欢罗大哥？”如果窦线娘对罗成并无情意，恐怕我再怎么努力也是徒劳。

“不，我喜欢他，从第一次见他，我便喜欢了他……”窦线娘被我逼得无话可说，咬了咬牙这才说道，“我担心的是……”

“你担心的是，罗大哥并非对你真心，而只是一时兴起？还是怕他日后会再娶别的女人？”

“对，我窦线娘的男人必须一心一意对我，除了我，他绝不能再有别的女人！”





我忍不住笑了起来。我喜欢窦线娘，我欣赏她的豪气和她的敢爱敢恨。

窦线娘接着说道：“倘若他做不到这点，这辈子我都不会嫁他……”

“我做不到！”清朗的男声传来，罗成推开房门走了进来。

“你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窦线娘瞬时红了脸，急忙站起身往后缩去。

“若不是明让我躲在门外，我怎会有机会听到你的真心话呢？”罗成上前一步，紧抓住窦线娘的手，将她拥进怀里，“方才的问题，我此刻就可以回答你。我罗成对天发誓，此生只爱窦线娘一人，只娶窦线娘一人！”

“你……”窦线娘怔住了，随后脸一红，缓缓地靠到罗成怀中。

罗成，我能做的就这么多，后面就看你自己的啦。我掩口轻笑，随即便退出房去，将空间留给了这对情意绵绵的男女。

